

距离出行的日子越来越接近，假期这几日正在陆续准备各种旅行必备用品。其中，“买一部二手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被我列为头等大事。日常使用的手机还好好的，为何还要带一个二手电子产品出门，不嫌累赘吗？

个中缘由还得从过往旅途中目睹小伙伴经历的两场“惊魂”说起。

2015年南法之旅后半程，在某小镇街道，一位驴友小伙伴正欲掏出手机拍美景，不想手一滑，手机以一个标准重力加速度向鹅卵石地面砸去。待捡起手机，按钮屏幕统统不听使唤。人迹寥寥的异国小镇，根本没地方修手机。好在我们是结伴出行，小伙

几年前去云南出差，曾参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档案馆。在综合部分“农林水气类”档案中，看到有关“土壤和植被调查、橡胶栽培”等方面的内容记载，眼前一下子浮现出当时在西双版纳看

到的大片橡胶林。记得当地陪同的朋友曾指着那些橡胶树告诉我，它们最初就是上海人种下的。此刻看着有关它们“成长历史”的档案记载，我才真切地了解到它们在成长中所遭受的风雨，知道了它们生命历程中所迈出的每一步有多么不易……刹那间，一棵棵橡胶树顿时栩栩如生屹立在面前，崇敬和感慨油然而生。

回到上海，我将自己拍摄的那些橡胶林照片和相关档案复印件拿给几位当年曾在云南插队的上海老知青看。他们显然因了“走近档案”，一下子激活了记忆，从而生出无限感慨，有的忍不住当场洒泪。日常生活中的档案有如我们的影子，有时候你甚至根本弄不清楚，究竟是你有意识走近档案，还是档案无意识走近了你。比如一个婴儿甫出娘胎，医院的“出生证明”就为其留下了人生第一份档案。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档案和我们的关系更贴近的呢！

再来讲述发生在一个外国人身上的关于日常生活中的档案故事。1845年美国独立日这天，梭罗搬进瓦尔登湖畔他亲手打造的小屋，以此宣告他个人的独立，他在这里写出了《瓦尔登湖》，这本书是他直接阅读自然和人生的心得，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崇尚大自然

伴用自己的账号在我们的手机上登录，轻松找回了回程航班等重要信息。又给家里人打电话报平安，见到陌生电话，家人几次三番确认不是遭歹人绑架，直至听到手机主人现

成也手机，败也手机

章迪思

声方才安心挂电话。

第二场虚惊发生于另一位驴友小伙伴身上，情节大致相似，只是地点从人烟稀少的小镇变成人来人往的巴塞罗那市中心。既然是市中心就肯定有手机修理店，更何况是售后服务全球统一标准化的苹果手机。我用自己的

的作家对生命的无比热爱。在这部充满哲思的散文著作开卷的“经济篇”中，梭罗向读者晒出了几份账单，而且账单上的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这些账单后来成为梭罗

日常生活中的档案

陆其国

日常生活中的档案的一部分。第一份账单上，梭罗详细地列出了造屋的全部费用，共13项28.125元，略低于当时剑桥大学单人学生宿舍一年的住宿费；第二份账单是梭罗第一季度的全部收支，开销后尚有结余8.715元；其余几份皆为头八个月的结算，除去衣食住行支出总数，差额正好是现已成为不动产的房屋。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档案说明了什么呢？它们表明梭罗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充分享受其他农人不敢奢望的闲暇、独立和健康。梭罗似乎正是想以此告诉读者，如果一个人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根本用不着整天疲于奔命忙于攒钱，以至于终日惶惶不安，迷失在自己制造的种种需求中，在物质的罗网里苦苦挣扎，最终只是物质占有了他们，这就是人的物化。梭罗评价这样的生活为“沉默的绝望”。

“看啊”，梭罗写道，“人们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他们“满载着人为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闲来使自己真正完整无损；他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最勇毅的关系……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为此，

手机帮忙查到了最近的苹果商店，只需坐两站地铁即到。赶过去后发现大门紧闭，才意识到是周六，此地不比国内，周末关门的店家不在少数。那么周日开不开呢？玻璃门上贴着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两个版本的营业时间，偏偏就是没有英文。连猜带蒙，最后还是在好心路人的指点下，弄清楚了准确的开门时间。

第二天再去，因为我在上海逛苹果商店的经验，虽然身处异域，我们倒也熟门熟路地排队、等着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两个版本的营业时间，偏偏就是没有英文。连猜带蒙，最后还是在好心路人的指点下，弄清楚了准确的开门时间。

连续两次目睹两位小伙伴手机遭遇意外后方大乱的样子，我心里也开始烦躁。鉴于每次出行基本上所有的攻略都是我做，所有重要行程信息都在我的手机上，真不敢想有一天在异国他乡我的手机万一摔坏了或者被偷了，那该如何是好——万一，那时候我又是孤身一人？

以上便是旅行前另备一个手机或平板的原因。虽然此次依然有小伙伴同行，但我不希望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打乱行程节奏，影响心情，带一个“备份”

金钱’这句名言时，似乎窥到了生命的奥秘。然而梭罗要提醒人们的，恰恰是它的逆定理：金钱就是时间，就是生命，不要为了不必要的物质而浪费金钱，虚掷生命。”此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心悦君兮君不知

周韵潇

她生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小镇，江南姑娘温顺委婉，她也不例外。长大后，她接手父亲的工作，在弯弯河道上摇起了一叶轻舟。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春天，小镇一角的桃树开花了。听着船上游子诉说那漫天绯红，她有些心动。这日清晨，她让邻家姐姐帮自己渡一个时辰的船，穿上一身碎花裙，向桃树跑去。在一地落花中，她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朵小花放在鼻前轻嗅，随后又笑了起来，宛如春风吹开了桃花一般。“嘿！你好！”一句简短的问候从身后传来。她慌忙转过身，看见一个清秀的少年正对她微笑。少年穿一袭白衫，微风吹起了衬衫一角。她不禁红了脸，“你……你好！”她结结巴巴地说。“你叫什么？”少年问她。她张了张嘴，还未说出，邻家大姐已经在喊她回去了。她一惊，又瞧了少年一眼，跑开了……

第二天，她照常撑船渡人过河。临近傍晚，她将竹筏向桥边靠去，又见那一身白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少年轻轻念着，他的声音清脆好听。她不懂这首诗，可心里就是喜欢。后来，她和少年一点点熟络起来。

夏天，出行的人少了大半，她依旧撑着小舟，在河中徘徊。少年常常来陪她，就像那阵带着桃花香的清风，早早地吹进了她的心中。

深秋，红叶落入水中，她一边撑船一边用目光追随着枫叶。红叶在漂动，漂着漂着，漂进了少年的倒影里。少年在对岸向她喊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听到后她开心地笑了，像是含着一汪春水的杏眼，顿时弯成了天上小小的月牙。

寒冬的灯会为小镇带来了些许闹意。她放了一盏孔明灯，悄悄在心中许下愿望。一个转身，她在人群中找到了少年的身影。那一晚，他们聊了很久。回家路上，少年轻声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轻柔的声音中带着些许苦涩。她听不懂少年的诗，却听出了少年话中的无奈。少年向她眨了眨眼，勾起唇，伤感没人夜幕，无奈淡入风里，就好像从未说过一般。

来年春天，少年随着父母离开了小镇。两人此生再也没有相见……“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多年后，她轻启朱唇念叨着。少年说过的诗句她都依稀记得。

天边

（色粉画）

肖蓉



以防万一，很有必要。

但心里又隐隐有些不甘心：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电子产品，原本是服务人类的，各色旅行应用可以制作存储各种凭证、路线、攻略，免去打印大量纸张，或是携带沉重旅行书籍之劳顿。可不知何时起，我们竟如此依赖手机，以至于把所有的信息都交给它保管，以至于一部手机不够还要准备另外一个“备份”，这岂不是比没有手机的年代更繁琐更不环保了？

如果说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衣食住行的一切都仰仗手机姑且还情有可原，那么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对手机的依赖是否会轻一点呢？答案不言自明。对于很多人来说，手机已经俨然成为人体的“外挂器官”。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以来，人类一直有一个关于智能机器人的梦想，希望“它”能帮我们处理诸多繁杂而无止境的事务，从而把人类解放出来，把时间投入到更有意义、更具创造性的工作和生活中。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人人一部智能手机已成为标配，许多繁琐的文档上的抄写、记忆，可以全部交由手机完成。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机器人梦想”以手机的形式得到了部分实现。科技进步带来的福祉毋庸置疑。可是，我们面对手机患得患失的心态，也不禁叫人想起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经提醒过我们的，一个过于依靠机器人的社会，可能会让人变得孱弱。

阿西莫夫的预言仅仅是杞人忧天吗？我们到底是被手机解放了还是被更深度地套牢了？

国庆长假，身边的同事朋友都开始张罗着去哪儿旅游。有朋友问我：“你这个旅游狂今年准备去哪儿？”我回答：“七天农家乐，回老家帮公婆收玉米、花生、苹果。”

往年，我都会趁着国庆小长假出去游玩。今年，老公说要回老家收秋，我欣然同意。十月一日凌晨四点就驱车往家赶，中午进门时，婆婆见到我们满脸惊喜。吃过午饭，我和老公换了套宽松的衣服，带着四岁的儿子要去下地。婆婆忙拦下：“你们在家歇着吧，我跟你爸去就行。”我笑道：“妈，您就别拦着了，您孙子还要去看看花生是不是长在树上的呢！”

到了地里，第一次见到这成片庄稼的儿子兴奋地跑到花生田里撒欢。婆婆顺手从地里拔出一把花生，对儿子说：“看见没，花生是长在地里的。”儿子好奇地凑上去闻，却不承想把泥土碰到鼻尖上，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婆婆抱起儿子说：“走，跟奶奶掰玉米去喽！”

公婆和老公各站一垅负责掰，我和儿子往袋子里装。每掰一段距离，老公就把拖拉机往前开一段，顺势轧出一条路。大家热火朝天地忙活，当婆婆掰到我们身边时，看到她脸上有汗珠，儿子凑上前去，蹭着脚给她擦汗。婆婆伸出粗糙的大手摸着孩子的头儿，眼里全是笑意。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儿子嚷嚷着累了。这时公公正好扛了一袋玉米过来，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苹果递给儿子，说：“来，尝尝爷爷亲手种的大苹果。”儿

《咏史三首》：“武碑无字岂无凭，重握江山恨不能。万古今时犹触目，麒麟云彩拥乾陵。”“沉香亭北露华新，不见当初宠爱身。岂止贵妃多命薄，玄宗也是一时人。”“高阁崇陵竟日寒，龙潭虎穴几曾谙。鸟鸣还带唐音色，花落犹粘汉辔鞍。渭水秋风千叠雪，灞桥春柳十分残。迟迟旧国征人意，说与使君何必刊。”

看到北游之人所发的微图，暮色中的武碑，高高地矗立，上无一字。武则天，这个历史上唯一的女性皇帝，以这无字之碑，面对后世，她的心地，可见何等辽阔，又何等旷远。就政绩而言，她算得上是一个好皇帝，但不能说是最好的皇帝。在历代无数皇帝之中，她出挑的机会不会很大。只是，她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存在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她一个人就是一部历史，她死了，这部历史就结束了。可能正因此，她留下了无字之碑。她是想到了，或者是想说，她死后，女性做皇帝的历史结束了。她有千言万语，又能说给谁听呢？不止无字之碑，在那张微图上，乾陵上空的云彩，像极了麒麟的云彩，同样安然、寂然，大音希声。

李隆基是武则天的孙儿，他和杨玉环的爱情，在世时已臻绝唱。可惜好姻缘不能到白头。遭遇了安史之乱，一夜间什么都不是了。最先为之谢罪的，竟然是一个女人。战争没让女人走开，而是让女人先死了，以至于往后的历史，大多为杨伤心、惋惜。只是杨是这样，李又怎样呢？他是伟大的帝王，他把唐代、甚至整个封建时期带上了顶峰。他拥有最伟大的江山，和最美丽的女人。可惜，江山美人，都不过是人生一时。不说他剑阁闻铃时的伤心，还有他在世时失去帝位的落寞。单说他和杨七夕秘誓，就可知晓，人生脆弱的愿望，真没有坚固的时候。杨是一时之人，李其实也是。

古城西安，城中已乏古味。地面建筑，除了大雁塔，几乎不见古迹。城外大山中的历代陵墓，还是亘古在着。这是西安的高处，也是西安的意义。其中盘桓的英雄气，和黄云白日一样高寒。这种高寒，是多少人闯过了多少龙潭虎穴，凝聚而成的。在这里，可以听见鸟的鸣叫，还带着杜甫诗里的口音，“两个黄鹂鸣翠柳”里黄鹂的口音。缓缓落下的花瓣，粘住了霍去病墓前的马背，“匈奴不灭，何以家为”那股英雄的马背。渭水，这一条伟大的河流，冲走了秦汉以来的所有帝王。至今，它仍然伟大地奔流着。灞桥呢？这一个千古离别的地方，柳色经久不息，依然青翠。折柳的神采和姿态很美，只是在英雄眼里，离别不过寻常事。

咸阳道上，以山为陵。那个冬天，匆匆走过，有的正是这样的感觉。不知道这样的感觉，更该是怎样的人所具有。也不知道我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该不该有这样的感觉。只是这样感觉着，不指望有人来规劝我，改正我。



子蹑腿躺在轧倒的玉米秆上啃苹果，突然大喊道：“妈，飞机。”我起身抬头望，湛蓝的天空上飘着朵朵柳絮般的白云，一架飞机呼啸着从高空飞过。微风拂过，四周的玉米秆发出轻轻的“哗哗”声，舒爽又惬意。

吃够苹果的儿子，没有再次投入到干活的大军，在旁边的花生地里追起了蚂蚱跟蝴蝶，抓到“胜利品”就跑到爷爷、奶奶眼前去“炫耀”，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看着追逐玩耍的儿子，已经好久没这么肆意地笑了。工作之余，我们也会带孩子去游乐场，但远没有今天的笑声来得无拘无束。

转眼，天色暗了下来，不远处传来收割机的轰隆声；稍远处还有灯光在晃动，那是抢收完的老乡在浇地；小路上偶尔有三轮车“嘟嘟嘟”经过的响声……我们掰玉米也开始了收尾工作。公公开着拖拉机，我们四人坐在车斗的玉米上，儿子在婆婆的怀里，手舞足蹈地唱着歌，和着拖拉机的“突突”声，传出很远……

国庆长假虽说是旅游的好时节，但回家帮父母收秋，尽尽孝道，让老人轻松的同时还能让他们一享天伦之乐。孩子在亲近自然，体验劳动的过程中更是发自内心的快乐、满足，对我来说，这个国庆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国庆期间秋高气爽，正是走南闯北好时节。

我们的节日

责编：刘芳 蔡建星

责编：刘芳 蔡建星